

我的

Mein Franz

弗兰茨

海娆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感谢海娆，
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所写的
这部抢救记忆的书。

——德国汉学家顾彬

非外借

Mein Franz

海烧的《我的弗兰茨》从文字的艺术表达到思想内容的深刻都令我惊艳和震撼。

——文学评论家 白舒荣

这是2023年最难忘的小说。海烧的心中有大爱，让她敢于直面历史的伤痛。这爱有多深，她笔下的伤痛就有多深。面对重建后的德国，敏感的她发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沧桑往事，而那些嫁到德国的中国女子，其实是嫁给了那段无法言说的历史。人类如何走出伤痛，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，是这部小说警钟长鸣的主题。

——文学评论家 陈瑞琳

《我的弗兰茨》是一部德国版伤痕文学，在二战题材深度的挖掘方面不可多得，格局宏大，实现了历史与审美的统一。作品借由两位外嫁女，深入德国家庭和家族史，讲述几代弗兰茨的故事，揭示和反思战争对几代人的伤害，呼唤真相与宽恕，呼唤和平。作品情节引人入胜，高潮迭起，让悲剧一次次撞击心灵，最后让新生代燃起希望之光，走出历史轮回。

——文学评论家 安静

《我的弗兰茨》是一部饱满丰厚的长篇佳作，它为读者提供了多纬度的解读可能，你可以从中读到对战争的反思，对生命的悲悯，也可以读到关于真相的意义，人性的幽微，中德文化差异等等。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书中各取所需，有收获。

——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 张者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官方微信

ISBN 978-7-02-018339-5



9 787020 183395 >

定价：55.00 元

我的 *Mein Franz* 弗兰茨

海娆 著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弗兰茨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的弗兰茨 / 海饶著. — 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3
ISBN 978-7-02-018339-5

I. ①我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3) 第 205241 号

责任编辑 徐晨亮 孟小书
装帧设计 李思安
责任校对 孟天阳
责任印制 宋佳月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
印 刷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43千字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0.5 插页3
版 次 2023年11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23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8339-5
定 价 5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-65233595

序

顾彬（德国汉学家，诗人）

小说是当今最重要的文学体裁，像我这样的诗人或者散文家，可能会为此感到遗憾。现在的读者不再喜欢哲理的或者深刻的思考，而是希望获得对复杂人类历史问题的具体答案，而诗人或者思辨性文章的作者似乎不能提供这些。

与诗歌或者哲理性的思考相反，海烧用一种清新简朴而令人愉快的语言，让历史的残酷余音回响。这位来自重庆、现在与先生和狗生活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中国女作家，选择了最艰难的主题之一：“二战”遗留的伤痛问题。七十五年过去了，伤口至今尚未痊愈。

海烧巧妙地用一个典型的德国男子名，弗兰茨，将其与个人身份问题联系起来。小说名也用了这个。故事中的三个德国男子，甚至一条狗，都叫弗兰茨。请不要误会，在德国，狗是我们可以倾诉心声的朋友。我们为狗哭泣，把狗像人一样安葬。我知道这些，因为我的成长岁月也与狗相伴。狗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安慰，正如海烧家的狗一样。

狗通人性，它们主要通过气味来识人辨物。对于狗而言，不存在身份问题。我们人类通过脸、身材、声音等来相互辨识，因此可能会经常发生相似或者混淆的情况，尤其是当人上了战场，

而又没能从战场上归来，留下来的人还能拥有他们的什么呢？

我的父母都从二战的战场上归来了，但我祖母的三个兄弟都没能从一战中幸存下来。他们在狂热中死去，而且都相当年轻。遗憾的是，我父母从不谈论他们经历的那场战争，只有我居住在策勒的祖母恰恰相反，她经常对我讲述她所经历过的两次世界大战。我从她那里知道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。它们追随折磨了我一生。

虽然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写作，到现在，已有大约三十部文学作品问世，但我从来不敢像海烧那样，直面二十世纪那恐怖的一幕。那会使我崩溃。因此海烧比我勇敢，她对那段历史进行了凝视和思考。据她所说，该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一篇报纸文章：一位中国女人的德国丈夫，为了安慰母亲而陪她过夜。对此你不必想歪了。父母经常为照顾孩子而陪他们过夜，为什么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不能反过来呢？

海烧是一个无私的人，她关爱她的狗，关爱她的丈夫，也关爱历史。关爱历史？是的，她不简单轻率地批评历史，而是记录和思考。好的文学也正是这样。很多中国作家喜欢谴责历史，这似乎也可以理解。但还有另一种情况，即使真的很邪恶的人，也可能是或者曾经是一个正常人。对此，广东作家熊育群在他的小说《已卯年雨雪》（2016）中就表明了这点：在极端邪恶的人身上，也还有残留的人性，这让忏悔和原谅似乎成为可能。

我不是想夸张，中国在二十世纪已经经历得够多，德国也承担了足够的罪责。但海烧的作品让人思考，如同她作为作者思考那样。

这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，为了翻译，推迟了心爱的小说创作。她用了差不多七年时间来专心翻译我的五本诗集和一本小说，

以及傅安娜的回忆录《汉娜的重庆》。尽管如此，感谢她依然找到了力量来书写“她的”故事，来我这里挖掘“我的”历史，问询一个儿子的身份问题。这个儿子的父亲曾经是德国的“国防军人”，母亲在波森（现波兰的一座城市——译者注）为克虏伯工作，祖母在策勒永不倦怠地控诉纳粹的罪行。

二战结束已经七十五年了，在德国的许多城市，仍然还有炸弹被发现，被拆除。作为孩子，我们是在一个百分之七十的国土被轰炸，而后又被分裂的德国长大。我们曾经在弹坑里玩耍，炸弹代替了我们很少回家的父亲。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成长岁月里没有父亲。如今炸弹没有了，至少被埋葬到地下了。在海烧也经历了这个：在她家附近的工地上，危及生命的炸弹被发现，又被拆除。

但现在一切安好。感谢海烧，为了一个更好的德国、更好的世界，所写的这部抢救记忆的书。这也是为什么，我们德国人似乎也需要这种引人思索的深刻的小说，即使这样的小说来自中国。

2021年圣灵降临节，于波恩

是时候了，
让石头开花，让心跳动，
让时间成为时间……
我的石头还是石头，花期未至，
时间从来不只是时间。
它是一场漫长的等待，
是一条你和我携手走向天堂的路。

——摘自《白格夫人日记》

楔子

那是五月的一天，我行走在法兰克福街头，在经过一家露天咖啡馆时，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。

“嘉陵，吴嘉陵——”

循声望去，见马路边的一张咖啡桌后，有个戴墨镜的中国女人在向我挥手。我没能一眼就认出她来，直到我猛眨了几下眼睛，我的心才“咯噔”一声：我们到底还是又见面了！

那样一团乌云似的黑发，那样一张月牙般的小脸，非她莫属！

“夏一红！”这个几乎被我遗忘的名字，立即从我嘴里蹦跳出来，好像它一直就守候在我唇边，等待此时重获自由。

迟疑中我向她走去。她已摘下墨镜，站起身来，歪着头，似笑非笑地望着我。我也机械地对她笑了。可越走近她，我越怀疑自己的眼睛。记忆中的夏一红素颜淡目，即使在很重要的场合，也只薄施粉黛。这个女人却涂了很厚的粉，还描了细长的柳眉，抹了莹蓝的眼影，点了血红的樱唇，乍看恍若日本艺伎，透着一股诡异之气。

“天哪，吴嘉陵，真的是你！”她激动得跺脚，朝我张开双臂，像觅食的乌鸦发现了食物，展翅欲扑。

我绕过几张咖啡桌去跟她拥抱。她比以前更瘦了，衣服下只有一把骨头。我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，就想松开，却被她紧紧搂

住不放。她的脸贴在我的脸上，凉沁沁的，脂粉气几乎让我窒息。

“怎么样，你还好吗？”我问，继续试着想推开她。

“不好！”

仿佛被我的话刺激了，她突然一把推开我，瞪眼朝我埋怨道：“你去哪里了啊？打你家电话没人接，打你的手机也是空号——还以为你死了！”说完气呼呼一屁股坐下。

我尴尬地笑笑，心却踏实了，挪过来凳子，也坐下。没错，这就是夏一红，说话常常出人意料，重一句轻一句，也不顾及对方的感受。以为我死了？好吧，事实上跟死也差不多——差点累死！不过现在又活过来了。是我想摆脱她，故意失联，不想跟她再有往来，而她似乎毫无察觉。我是该庆幸呢，还是该内疚？是该跟她重修旧好，还是该继续玩失踪？我的小心思在快速转动，表面却装出别后重逢的欢喜，笑问：“你怎么会不好？还这么年轻漂亮……”

“感谢上帝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

她答非所问，闭上眼睛，双手合十，仰面朝天，嘴一瘪，竟有泪花滚落出来。我吃了一惊，纳闷她这是喜极而泣呢，还是悲从中来？喜，至于吗？这世上除了我妈，还没有第二个人，见了我会欢喜得掉泪。悲，她又何悲之有？

“对不起，一红，我们买房子搬家了，所以……”因为心虚，我本能地想为自己的失联寻找理由，“买的是二手老房子，破破烂烂跟危房似的，就没好意思跟任何人说。我原先的想法是，等装修完后，再请你们来家里做客，也给你们一个惊喜。没想到，这装修竟然苦海无边，到现在还没完工呢……唉，真是悔不当初啊，就不该贪便宜买老房子。德国人工的贵，简直超出了人类的想象！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，买了房就一穷二白了，所以基本

都是自己动手。大熊要上班，只有周末有点时间，我又找了一份在小学教中文的工作，也没有太多时间。两个人又都没有经验，边学边干，就特别辛苦，特别磨蹭……”

她直愣愣地盯着我，像在认真聆听，又像心不在焉，在想别的什么。买房这种全中国人民都关心的话题，她好像一点兴趣也没有，既不问我买在哪里，花了多少银子，也不问房子有多大，联排还是独栋。这太奇怪了。我满心疑惑，在悻悻然中换了话题：“对了，我的手机……大熊给换了便宜的卡，所以号码变了……”

服务员来了，一个系白围裙的黑姑娘懒洋洋地来到我面前，问我想喝什么。我为自己要了一杯绿茶。

目送身材前挺后翘的黑姑娘离开后，我把目光收回，下意识投向夏一红的胸部。她穿着开襟黑袍，内衬藕荷色打底衫，挂了一块鸡蛋大小的鹅黄镶银玛瑙坠，手腕也戴着配套的老银玛瑙链。这是她一贯的穿衣风格，宽松飘逸，色系暗淡，面料非棉即麻，再佩上异形首饰，夸张的耳环，浓浓的波希米亚风，尽管她身材单薄，五官小巧，有一张典型的东方女人面孔。

“你怎么样，身体还好吧？”我问。

她垂下眼帘，嘴唇嗫嚅，欲言又止。一股不祥涌上心头。联想到她这反常的浓妆艳抹，我疑心她旧病复发，时日不多，想要让生命最后美丽一把。于是赶紧又换了话题。

“对了，天赐怎么样了，他好吗？”我想起她儿子。最后一次见他，小家伙还坐在婴儿车里牙牙学语。

她的眼睛唰地就亮了，像停电后的灯泡突然来电。“他呀，好着呢，都四岁了，在幼儿园，会背诵二十多首唐诗宋词，还会唱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《我们的祖国像花园》……”她幸福地笑着，露出两排珍珠般白润整齐的牙，身体也轻轻摇晃起来，好像沐浴

在春风里。

“茶水来了，请慢用！”黑姑娘来了，又走了。我拿起银盘里的茶叶包，把纸袋撕开，拈住线头，把茶袋浸进水杯里，轻轻荡着，白了她一眼：“你也好，孩子也好，可你刚才为什么还说——不好？”

她脸上的笑意倏然消失，小眼睛冷冷地瞪着我，愣了好一阵子，才愤愤地说：“我要离婚了！”

这下轮到我发呆了。离婚？她，夏一红？怎么可能？！

“没想到吧？”她垂下眼帘，端起咖啡杯轻啜了一口，冷笑道，“哼，别说你，我自己也没想到，会有今天！”

放下咖啡杯，她又叉起一块蛋糕，却不往嘴里送，只支起在空中转来转去，盯着它，对它说话：“离婚我不怕，回国我正求之不得。可是——他们居然想夺走我的儿子！”

她五指一张，叉子“哐当”一声掉落盘里，蛋糕也碎了。而她脸上的五官也渐渐变形，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胡乱抓扯。我被她的样子吓坏了，正不知所措，就见她两眼一闭，仰面朝天，猛然起身，捏紧拳头的双手高高举起在空中挥舞，同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：“不——！”

桌子在摇晃，空气在颤抖。

这是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，德国最现代化的国际都市。天空湛蓝如洗，阳光温柔地照耀大地，一幢又一幢摩天大楼错落有致地直冲云天，它们墨蓝色的玻璃幕墙像外太空坠落的水晶陨石，赫然插入城市的中心，集聚成堆。在这些蓝光闪烁的晶体陨石和低矮陈旧的建筑之间，战后修建的柏油马路纵横交织，形成密集的交通网。有轨电车在慢腾腾地往来穿梭，小轿车在默默有序地向前行驶。熬过了漫长寒冬的人们，终于走出户外，徜徉街头，

或携亲伴友，或孑孓独行，尽享这春天的美好、都市的繁华和现世的安稳祥和。可这个中国女人突然疯了，她歇斯底里的吼叫声像锋利的尖刀，划伤了城市一角的安宁。人们纷纷朝我们张望，投来好奇的、惊恐的甚至厌恶的目光。夏一红全然不顾这些。她像一匹置身旷野的狼，只顾仰天长啸，尽情发泄自己的悲愤和绝望。

“天哪，夏一红你这是怎么啦？”短暂的惊慌失措后，我起身一把抱住她，好像害怕她会随她的叫声飞上天去。她浑身颤抖着，却不停止长啸。那一声被拖拉得长长的“不”字，从她的喉咙里声嘶力竭地喷射出来，仿佛她的身体是一挺机关枪，正朝敌人猛烈射击。邻桌的客人们表情惶惶，有几个已经站起身来。一个高大的金发女人箭步过来，一把钳住夏一红的双手。“嘘——安静，请安静！”女人低头对夏一红说，声音温柔又有力，像在请求，也像在警告。又扭头皱眉问我：“她是犯了什么病吧？是否需要我叫医生？”

还没等我开口作答，夏一红突然就安静了，不叫了，好像意识到有危险临近。我们把她安抚坐下，女人的双手还搁在她肩上，她俯身问她：“你好点了吗？是否需要叫医生？”

“不用，谢谢！”夏一红冷冷地说，面无表情，胸口一起一伏喘着粗气。

女人松了手，站在旁边观察了一会儿，确信夏一红冷静下来，才退回自己的座位坐下。四周也慢慢恢复了常态，走路的走路，聊天的聊天，喝咖啡的喝咖啡，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又仿佛还在不动声色地监视我们。我的脸颊发烫，感觉无地自容。再看夏一红，她像一只受惊的小动物，正在惊恐中茫然四顾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我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探

过身去，低声提醒她，“这大街上人多，德国人特别爱管闲事，当心有人报警，说你扰乱公共秩序，或者说你有神经病。如果你真的要离婚，又想要孩子，这两条中的任意一条，都对你不利——他们会剥夺你对孩子的抚养权。”

“啊，真的？”她如梦方醒，瞪圆了眼睛望着我，愣了片刻，果断决定，“那我们快走！”

说着她掏出钱包，抽出一张十欧元钞票，往咖啡杯下一压，拿起桌上的墨镜重新戴上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她已起身，把购物包往肩上一挎，头一仰，发一甩，拍着我的胳膊就转身离开，全不顾那些惊诧的目光还盯着我俩。

我踉踉跄跄地跟在她身后，直到出了咖啡馆老远，才恢复了正常步态。

夏一红在我生命里的出场，可以用“惊艳”来形容。

那天她结婚。

我是来给她当翻译的。在德国，结婚登记时，如果一方不懂德语，政府就要求有翻译到场，以确保不懂德语的一方不被骗婚。那时我还在法兰克福大学读研究生，课不多，时间很灵活。有一天在汉学系过道的公告栏里，我发现了一张寻找结婚翻译的纸条，时间半天，报酬五十欧元。我看时间合适，地点虽然不太近，但也是凭学生卡能免费乘车抵达的地方，就毫不犹豫撕下了纸条。

那是我嫁到德国的第四年。四年前我初来乍到，不会德语，结婚也遇到过同样的麻烦。那时我两眼一抹黑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，脑子也笨，就去亚洲店和中餐馆找人，看见貌似中国人的面善者，就厚着脸皮，问人家是否肯来帮忙，为我结婚当翻译，结果闹了不少笑话，因为像越南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等亚洲人，貌似中国人，却不会中文。那些冷遇和尴尬，以及终获好心人帮助的感激，让我难忘。虽然未曾谋面，这个步我后尘远嫁德国的同胞姐妹，让我莫名感到亲切，想要帮她。她显然比我更聪明，还知道来大学汉学系贴纸条求援，而我当初，像无头苍蝇四处乱窜，根本不知道这里的大学有汉学系，汉学系又是个什么专业。

他们结婚登记的市政厅，坐落在莱茵河畔的一个山林小城的

半坡上，是一幢古老的尖顶桁架房，白墙上横竖着有金色雕花的黑色木梁，窗口悬挂着红艳艳的天竺葵，就像一幢童话小屋。我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到了，就找到二楼的结婚登记办公室，独坐在门廊的椅子上等。

没过多久，楼下传来脚步声，然后是上楼梯的响声。楼梯口也渐渐亮了，仿佛升起一团光。是流光溢彩的三个人，像站在升降机上从地下升到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心。我眼睛一亮，首先认出前面艳若桃李的新娘。她身材苗条，手捧一大束缤纷的鲜花，一身玫红的金线绣花缎子旗袍。乌黑的头发高高绾起，一侧还插有红玫瑰和满天星。她那步态款款的样子，宛若电影《花样年华》里的张曼玉。

我赶紧起身。这时我看清了她身后的人：男的神采奕奕，黑西装配白衬衣和红领结，无疑就是今天的新郎；女的一袭白裙，金发溜光。如果不是预先知道今天的新娘是中国人，我一定会以为她才是新娘，因为她和新郎手挽着手，看起来关系更亲密，而且他俩都身材高大，都是白人，更像天生的一对。

“你就是吴嘉陵吧？我是夏一红，谢谢你今天来帮忙啊。”

新娘落落大方向我走来，主动跟我握手。她的手骨感而冰凉，像易碎的玉。这时我看清了她的脸，淡淡的粉，淡淡的眉，一双温柔的小眼睛，口红的颜色却鲜艳夺目。她转身为我介绍了他们，男的是新郎弗兰茨，女的是白格夫人，弗兰茨的母亲，她婆婆。

我也跟他们握手问好，并暗中惊讶，这母子俩的颜值都很高，仿佛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男女一号。白格夫人近了才看出上了些年纪，但她身材颀长，肤白如雪，冰蓝的眼睛亮晶晶的，紫粉的珍珠项链和珍珠耳坠，配上光洁的额头和在脑后绾成元宝髻的黄金般的头发，整个人显得光彩照人。即使近距离打量，她和儿子

也更像姐弟，而非母子。

工作人员来了，一个穿灰西服的中年妇女，把我们带进旁边的婚礼室。这是在德国登记结婚时举行仪式的地方。它就像一间会议室，前方有个主席台，下面摆了些供宾客就座的椅子。女人站在主席台后，手捧文件，开始主持结婚仪式。她每宣读完一句话，就抬起头来望着我，等我翻译成中文，她的目光才又转向夏一红，直到夏一红点头表示听懂了，她才又继续读下句。

她宣读的内容跟我结婚时听到的大同小异：你们一个东方，一个西方，相隔遥远，素昧平生，却在上帝的引领下，越过千山万水，克服重重困难，走到一起结为夫妻，组建家庭。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，今后无论遇到什么，都要一起担当，相互扶持，共度一生……

这文稿她应该读过无数遍，只是当事人的名字和国籍不同而已。但她依然不怠慢，读得字正腔圆，清楚而缓慢。这样的敬业和体贴，让我有点小感动。更让我感动的，是这对牵手站在我对面的中年男女。女的小鸟依人，泪光盈盈。男的高大沉稳，不时温柔地瞥一眼身边的新娘，一只手紧紧攥着她的手。

这就是中年男女的爱情，饱经沧桑，欲说还休。联想到自己的经历，我就更加感慨。我们都不再年轻，带着一颗受伤的心，寻寻觅觅许多年，才在遥远的异乡找到共度一生的爱人，从此抛下故土亲友，筑巢远方。个中的辛酸和无奈，悲伤和欢喜，一言难尽。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。

这一年夏一红四十三，弗兰茨年纪更大，谁的感情都不再是一张白纸，可以轻易描绘出最美的新图。远去的青春，年轻时的爱情，有过怎样的美好，又留下怎样的阴影，除了自己，无人知晓。茫茫人海，是怎样的缘分，两个天遥地远的陌生人，才能跨